



髻枣

□ 李永保

儿时，一到立秋时节，我就开始惦记姥娘家枣树上的枣了。这个时节，昼夜温差变大，枣变得又脆又甜。枣从顶部凹下的圈处开始渐渐变红、成熟，正符合我家乡的那句谚语：“七月十五枣红圈，八月十五枣落竿。”

我姥娘家在阳谷县十五里园镇牛吴村。记得小时候，牛吴村南有很大一片枣林，每到秋天，红中透紫、紫中透亮的枣子缀满枣林，蔚为壮观。枣林是集体的，打了枣要分给每户村民。不少村民家里也栽了枣树，姥娘家里就有三棵，其中有棵粗枣树，据舅舅说，得有四五十年的树龄了。每年秋天，这棵枣树就结满又脆又甜的大枣，成为我的最爱。

每年过了七月十五，我就催着母亲带我去姥娘家。到了后，看着满树摇晃的枣子，我总是央求姥娘给我打枣吃。

表哥对打枣很有经验，他说树上的枣不能掉在地上，一落地就摔裂了，就不好吃了。于是，他抱来一块塑料布，扯开，铺展在枣树下，又找出四根绳子，拴住塑料布的四个角，绳子的另一端拴在门鼻上、窗棂上或者其他树上，塑料布在枣树下被扯成了一个大大的肚兜状。这样，枣从枝上脱落，就落在塑料布上，不会摔裂了。准备就绪，表哥拿起一根细长的竹竿，照准挂枣稠密的树枝用力拍打，圆滚滚的枣子骤雨一般纷纷落下来，啪、啪、啪地落在塑料布上。表哥又猛打几下，塑料布沉下去，我用手一托，沉甸甸的。我连忙说：“够了，够多了，不用再打了。”一个个红红的枣子十分诱人，塞进嘴里，嚼起来又脆又甜。

我边吃边和表哥收枣，姥娘拿来簸箕，让我们把枣放在里面。

我津津有味地吃着枣。看着我贪吃的样子，表哥骄傲中略带一丝不屑的语气说：“这样的枣，不算很好吃，你姥娘做的髻枣才好吃哩。”我不知道枣

还有其他更美味的吃法，有些惊奇，把目光投向姥娘，渴求姥娘做髻枣，姥娘爽快地答应了。

姥娘戴上老花镜，端来簸箕里的枣，一个一个挑选，保证每一颗枣子都是完好无损的。假如有受损的枣，在髻制过程中就会腐烂，导致整罐或整坛髻枣的味道变坏。姥娘挑好枣后，在水里清洗、捞出，放在筛子上晾干。

姥娘找出两个空罐头瓶子，刷净、控水、擦干，又让表哥从里屋拿来剩下的多半瓶散酒（当时人们喝酒，大多去代销点打散酒，打酒就像打醋、打酱油一样。记得当时的散酒是六毛钱一斤，被戏称为“六毛辣”）。姥娘拔掉瓶塞，把酒倒在碗里，倒了大约一碗底儿。姥娘从筛子上拿过一颗枣子，放在酒碗里滚一滚，让枣子全身蘸了酒，然后麻利地放进空罐头瓶子里。罐头瓶里的枣越来越多，终于装满了，姥娘在瓶口上面蒙上一层薄塑料布，再用细麻绳扎牢，最后盖上盖子。我和表哥看着姥娘不慌不忙地重复上述程序，把另一个罐头瓶也装满了枣，盖好盖子。我看着瓶子里一个个红绿相间的枣，就像看着一个个可爱的小精灵，心中涌起无限爱恋。

髻枣是我家乡处理枣的一种习惯做法，也是那个年代较理想的一种对枣保鲜的方式。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髻枣往往要到过年时才拿出来吃，或招待客人。通常情况下，髻枣用的枣是从树上的一颗一颗采摘下来，而不是粗鲁地用竹竿打下来。另外，用的枣至少要红了“圈”才行，等到枣又红又紫的时候采摘，做出的髻枣味道更甜美。如果用青枣，髻枣的味道就差远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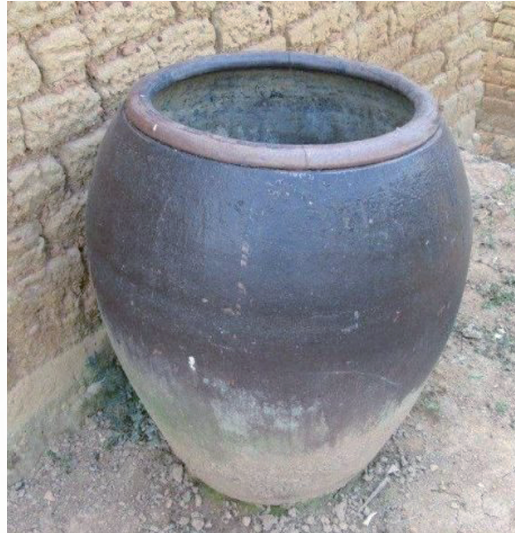
姥娘把做好的髻枣给了我一瓶，让我带回家。她叮嘱说枣在罐头瓶里要髻一个多月才可以馏着吃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经过白酒的润泽，每颗枣都玲珑可爱，就像一个个红绿相间的玛瑙。我每天盼望着能吃到髻枣，可总不能如愿，只能苦苦地等啊，等啊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一进屋就闻到了酒的味道，还有枣的清香，我问母亲是不是髻枣能吃了。母亲笑而不语，掀开锅盖，快速从筛子上捧出一碗热气腾腾的东西，放在饭桌上。我仔细一看，是小半碗髻枣。待到热气散尽，我拿起一颗放进嘴里，一咬，顿时感到满口的清香，略带一些酒的味道，甜中还带着酸味儿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从此，我就爱上了髻枣。

转眼间，四十多年过去了，姥娘家的那棵粗枣树在舅舅翻盖房子的时候被砍掉了，姥娘离开我也二十多年了。那溢满清香味道、酸甜可口的髻枣，还有疼爱我的姥娘，却成了我对童年最纯真最美好的记忆。

油缸



油缸

□ 刘爱新

准确地说，20世纪80年代前的农村家庭是没有油缸的，有的只是油罐子。每家每年从生产队只能分到数量很少的食用油，人口多的分到七八斤，人口少的只能分到三四斤，一两个油罐子就可以装得下。

这么少的食用油当然满足不了人们的生活需要。人们一方面能省就省，能不炒菜就不炒菜，一日三餐主要吃老咸菜；另一方面想各种办法增加食用油的数量，比较常见的是熬制猪油。买来几斤猪板油，放在锅里熬，熬好后把油盛在罐子里，每次炒菜时放上一些。熬油时剩下的油渣十分好吃，又香又酥，是那个年代难得的美味。

由于那时候人们普遍缺少油水，对肥肉有着天然的喜欢，肥肉的价格比瘦肉要贵一些，卖得也更快一些。农村宴席上的肥肉一般都是最先吃完，就连剩下的肉汤也会被蘸着馒头吃掉。更有些疼爱孙子孙女的爷爷奶奶们，自己不舍得吃，把几片肥肉夹在馒头里带回家，看到孙子孙女狼吞虎咽地吃下肚，感觉比自己吃了还高兴。

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，广大农民响应国家号召，大面积种植棉花，国家按交售棉花的数量返还食用油，每家少则几十斤，多的一二百斤。我记得，我家每年都能分到100斤左右的食用油，盛在两口大油缸里。全家人看着家里满满两缸油，心里简直乐开了花。特别是我奶奶，她一会儿掀开这口油缸看看，一会儿又掀开那口油缸看看，笑得合不拢嘴，不停地对我们说：“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过家里有这么多油呢，这得什么时候吃完啊！”

食用油多了，人们吃起来也不那么吝啬了，原来炒菜最多放半勺油，现在根据个人口味随意添加。一些以前想吃却因为费油而不舍得吃的食物开始隆重登场，如炸丸子、炸藕盒、烧茄子等。农村的胡同里经常飘出各种油炸食品的香味。

后来，由于病虫害等原因，人们不再大规模种植棉花，以前的油缸没了用场。由于生活越来越富裕，人们的食用油消费并没有受到影响，超市里的桶装油成了人们的首选。看到家里的食用油快用完了，随手就从超市拎一桶回家。

曾经带给人们无限欢喜的油缸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（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